



花 榴 石

衡 杜

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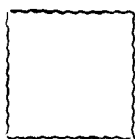
石
榴
花

杜
衡

一九二八年九月出版

實價四角

作者 杜衡



刊行者 第一線書店

發行

上海北四川路寶興路一四二號

第一線書店

目 錄

石榴花·····	一
最初的眼淚·····	一七
還魂草·····	三一
人去後·····	八九
火曜日·····	一一七

石榴花

青士：

爲了這個稱呼，我曾換了好多張的信箋：也想和往時一樣地仍稱你「我的——」，但是仔細想起了這幾天的情形，我實在沒有勇氣寫下去；此外呢？你想罷，「弟弟」，「——弟」，「——君」，「——先生」……這些稱呼，可適宜於我現在應用嗎？我想來想去總覺得不能用。遲疑了半晌，還是用了最普通的稱呼罷！——唉，青士啊，在半年前，我再也想不到會有今日；就是你，你怕也想不到我會有今日：想起了這種種，真使我不得不怨你了！

算起我倆的母親，允許我們同居之後以至今日，剛只有一年的樣子；但是就是在這一年中，我卻從最高的幸福的王宮裏，墮落到最低的失望的深淵裏去。今年寒假開

學之後，我看你已不像從前了，但是我知道多疑是我們女子的弱點，所以不敢斷定你的態度；但是，最近兩星期來，我卻完全知道了你，明白了你的心事。

老實和你說，在我的日記上，從前是只拿一個「他」字代你的，現在卻用你的名字了：這你不能怪我，因為你先絕了我，卻叫我如何呢？

寫這封最後的信給你，我是很痛心的——我要告訴你，我們的婚約，家長替我們訂的婚約，並不是不可解除的，你放心罷！說到這些事真難受；但是，讓我去悲痛，讓我去愁悶好了。我再也不會來纏住你，再也不會來埋怨你；我只把你最近兩星期的事，記在這裏，給你個回想的機會，一切聽你自己裁判吧！

玉甫
六，二四

六，十四

一早起來，知道你已進校去了，心裏很不快樂；懶洋洋地，打算不去上課，想到

你書桌旁來尋你的日記看，因為我已多時不看見你的日記了。那知你乖覺得很，已早將那本日記隨身帶着，我一隻隻抽斗都看過，終尋不着。要是在往日，我早已向你開口討了，但是這幾天，已發現你的態度有點奇特，便不敢明白地問你，因為怕要多起一場無謂的吵鬧。

心裏越想越沉悶，越想越懷疑，便決意到校裏來尋你。我到校裏，正是上第一課的時候；在教室外面望了望，同時發現吳筠也不在那裏，你想呀，叫一個氣量狹仄的女子，來處這一種不幸的境地，是何等地難堪！我便再也無心上課；正預備回去，卻聽得人說你是在閱報室，尋到了那裏，又不曾尋見，便一人沉沉地離校去了。

在寓所裏等你好久好久不見你回來；直到十一點鐘的樣子，才聽得我們的房主開了後門，接着便是沉重的腳步聲走上樓來。我故意不來看，只悶悶地坐在自己房裏。同你上來的，還有個你的新朋友李君；他和我雖是相識的，但是我和我的關係，他卻還不會知道。你們在外面那間房裏談話我卻在細細地偷聽着。你們先是在批評校裏的

教授，後來聽得李君說：

「那位 Miss 程——」

知道他是問起我了，於是便格外提心地諦聽。——在往時，你每逢別人問起我，你總又溫和又驕傲地說着：「我的 fiancée」。但是這一回我聽不見你這樣一聲能給我慰安的答語。我只覺得——不能說是聽見——覺得你用最輕的，輕得使我聽不出的聲音回答着，你們便模模糊糊地說到其他的問題去了。我想來想去，總猜度不出你說了些什麼話。

李君去了，你便走進我室中來；我不來理你，只假作在看我的書。你走了過來，推着我的手臂，好像是十分心虛地說：

「什麼！你不曾進校嗎？」

「……」我還是不響。

「啊，不來理我了！」

「誰不來理你！」我回轉頭來，「爲什麼你一早不叫我一同進校去？」

「爲了這一點事！因爲昨天我們都睡遲了，怕你起不得早，所以不來叫醒你。」

「倒也會強辯！」我冷笑了，「爲什麼我剛才校裏尋不見你？」

「我去買了本書。」你坐在我桌旁的凳上安靜地說。我的懷疑，因此稍稍消失了些兒。

下半年，我們一齊進校去。在路上，我看你有時現出踟躇不安的樣子，你沒有什麼話和我說，我也只茫茫地望着路旁的樹木。雖然在一塊兒走，卻好像是兩個不相識者在一塊兒走的樣子。

在校裏問同學，知道你上午一課也不會到。

「七點半到十一點！……買書的時間！……」我腦中又是這些零亂的思緒。我整個下午沉吟的狀態，你終不曾注意到似的。

晨間你叫我同到校裏去，我實在覺得太沒意思，便推說頭昏，不進校了。那時我很留心地看着你的態度，只聽得你淡淡地悶了一聲：『什麼又頭昏了？』問着，並不十分誠意地等我的回答，又忽忽地拿起帽子走了。我整整地悶了半天，午飯的時後，才見你回來。看你手中拿着一叢的野花野，紅紅綠綠地倒也十分鮮豔。你先拿進我房裏來，問我歡喜不歡喜。我心上覺得愉快起來，含笑地前來迎你——

「很有趣的花！是什麼花？那裏採來的？」

你微笑不答。我過來很滿意地將花草都裝在我的花瓶裏，卻將瓶裏的一枝早已枯了的花枝取了出來。你正要將那枯枝丟了，我卻阻住你：

「不要丟了她，她也曾有過榮華的一日的！」

你聽了這句話，向我很驚異地看了一眼，隨後那驚異的情形，卻被微笑掩過了。你握着我的手——不是，你是用兩隻手掌合着我的手指，臉上現出萬分柔和的表情，

像要向我說什麼話；但是你不曾說，柔和中現着幾分極不自然的神色。

飯後，你要我出去散步，我便依了你；一路上我們雖是相依緊緊地，但沒有什麼話可說，好像各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。我注意你目光常不穩定地向四面流轉着，一種遊移的神情溢乎顏色。不用說，興致是沒有的；我們只淡淡地走進了一家冰店，用了些冷食就回去了。

這一次是我和你最後一次的散步！

六，十六

一早上學是同去的。我因為上午只有兩課，所以早就回來了。我是和我的朋友某君同回寓所的。她向我說了些校裏新發生的事，一件件都使我受了很深的感觸，最後又引起了我自己的心事。

「沉悶得很，」我說，「我覺得生活竟完全沒有意味！」

「你也——」她覺得十分驚異，「你也說這些話了！」

我們的言談這樣開了端，便說起你來。她告訴我，有人昨天看見你在S園；誰是你的遊伴，現在我也不用說，你自己總還記得吧！我聽了她這般的報告，回想起昨天你採花來的一回事，愈想愈真，簡直是無庸懷疑了。送那位朋友去了之後，自然是很沉悶，只悵然躺在床上，望着那瓶裏的野花，聊以遣懷。

因為是星期六下午我們都不進校去。你來和我周旋了一回，看見我這般冷冷的神色，卻並不和昨天一樣地虛偽，向我來裝出殷勤的樣子。你只走到了自己室中去，失了神似地蹣着，又茫然地坐了。我正在窗前修髮，時時地看着你的神色，你也常目不轉睛地看着我：這神祕的視線，我終不了解牠是什麼意思。好一會，你又走進我室中來；你那時的臉色，十分愁悶而可憐：好像你雖然是厭我的，但不忍就和我決裂。你先開口向我說：

「什麼的，你這幾天這麼不快活！」

「問你自己好了！」

你聽了似乎很驚異，嘴裏喃喃地，不十分清晰地在說着，我卻十之八九不曾聽清楚。正這時候，房東的孩子送了封信上來給你，一封粉紅殼子的信，你拿着急急地塞在袋裏；臉上好像很羞慚的樣子。我也不很願看你這種不自然的姿態，便自己去拿衣裳了。

我獨自出去看我的朋友，直到五點鐘才回來；回來的時候，發現你不在寓所裏。

六，十七

一早你就整裝出去了，并且整天地不回來，直到下午六點鐘。

六，十八

一夜的懷疑，使我欲不問你而不能了。起身時，就望見你已俯在窗口寫着什麼

——好像是日記，但是我不能斷定。你很用心地寫着，並不會發現我在廂房裏窗口偷偷地望你。心想就過來和你開始談判，但又想不要太突然，只要很自然地問起你已夠了；因此我只是等着你，直看你擱了筆。你先將那寫成的東西放在案頭；稍稍沉吟了一會之後，又將軸放在身邊。我看你沒有事了，才走了出來，面上是努力維持着和往日一樣的容態；你看見我，一半漠然，一半畏縮地向我一笑，此外便是默默地不作一聲。我知道這是你精神上最痛苦的一刻。我心上忽地想起了往日，不敢向你動問——不瞞你說，我幾乎流下淚來；但是，我一起起你近幾日的情形，實在不能原諒你呀：——

「你昨天去玩，為什麼不採點花給我？」故意清般問。

「昨天沒有好的花看見。——無錫的來信，你可曾覆了？」你也很聰明，想用別的話打斷了這可怕的題目。

「已經覆了，昨天覆了的。——我要問你：你昨天在那裏玩？S園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淡漠的神情。

「在那裏吃的中飯？」

「在一個朋友家裏，」你已經不耐了。

「誰？」

「告訴了你，你還是不認得！」

「我也不過高興問罷了，也不用這樣的口氣！」

我們的說話，漸漸地難堪起來；最後我們竟相鬧了。雖然我們從前也鬧過幾回，但次次總是不傷脾胃的，都不是這一次這樣各自存着深刻的意見的爭吵。原知道，這是於我們很不幸的事，但我以為是始終不可避免的。我便多說了幾句露骨的話；你卻再也不回答我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走了。爲了這件事，我還流了許多的眼淚。

一天之內，你來向我說了兩次話，我卻兩次憤憤地不會理你。

細細地想起來，愈覺得是沒有疑意的了。

下午爲下了幾點雨，你便在寓所裏，不會出去；我只裝作在預備考試的功課，整半天不會向你說一句話。

下午又發現你不在校裏。心裏很想捉到你一點真實的證據，便約了我熟悉的友于君和張君出去散步。馬路上很可怕的日光，使我心中斷定不會在別處，定是在S園或L園，因爲那兩個地方人又少，又有很美麗的樹蔭。一路上我們又談起了你，她們都勸我應當注意；其實我的懷疑，或許比她們要早不少，而我又比她們更確定這一回事。我將前天和你吵鬧這一回事，暫時不和她們說起，先到S園四面都走遍了，尋不出一些兒踪跡；我們略坐了一回，便向L園來，那園裏有深深的綠樹，環繞着一個美

麗的草坪。我們先沿着樹蔭，走了半圈，便在一處樹蔭下坐了。起了幾陣風，坐在草地上很覺得涼爽；心想這地方，真是最適於你們的幽會。但是望來望去，望不見一個人影；日兒已慢慢斜去，看看已是三點鐘光景。以爲是不會發現什麼了，正想起身來，張君眼快，看見那面沿樹蔭走過一個女子來。

「看！那邊一個 foreign fashion 的。」

我們的視線跟着她手指移了過去。

「那不是吳？——」于君不確定地說。

空氣就緊張起來；好像有件恐怖的事快來了似的，我很提心地看着。

「是的，是吳筠！」我說着，看她果然走近來了。她的年青，她的妖豔，使我看了很不高興。我們看她走過了。看她走進了那面的樹蔭裏去；重重的樹葉，一會兒就將她掩住了。我正心裏想着，她不會一個人單身到這裏來的，張君卻和我同意地說了出來，并且自告奮勇，願意去做偵探。我一聲不響地看着她走了過去，在那裏樹蔭下張